

静静的顿河_中

The Silent Don

[苏] 肖洛霍夫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静静的顿河

[苏] 肖洛霍夫 著

李志刚 张苏敏 王丽美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卷五

第一章

哥萨克在一九一七年深秋从前方回家来了。赫里斯托尼亚和三个与他共同在第五十二团服役的哥萨克回来了。阿尼库什卡完全退役依然光秃无须，炮兵托米林·伊万和“马掌”雅科夫也回来了。随后就是马丁·沙米利、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扎哈尔·科罗廖夫和博尔谢夫；到十二月，米吉卡·科尔舒诺夫也赫然出现了。过了一个礼拜，原在第十二团的哥萨克也回村来了，里面包括米哈伊尔·科舍沃伊、普罗霍尔·济科夫、卡舒林老头子的儿子安德烈·卡舒林、叶皮凡·马克萨耶夫和西尼林·叶戈尔。

费多特·博金夫斯科夫，长得像加尔梅克人，他也骑着一匹从奥地军官手里夺来的黄骠骏马离开自己的团，从沃罗涅什直奔家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讲述自己怎样骑着这匹快马，穿越荒乱的村庄，在赤卫队的眼睛底下逃了回来。

他回来以后，梅尔库洛夫、彼得罗·麦烈霍夫和尼古拉·科舍沃伊，也都逃出了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二十七团，回到家乡。他们带回一个信息，说最近一段时间，在第二后备团的葛利高里·麦烈霍夫，投奔了布尔什维克，留在卡缅斯克了。以前就什么都不怕的偷马贼马克西姆卡·格里亚兹诺夫也在那里跟第二十七团打成一片，更加倾心于布尔什维克。据说马克西姆卡搞到了一匹样子丑陋、性子凶野、但却跑得极快的马。很少有人提到葛利高里——不愿意提起他，他已经跟乡亲们分道扬镳了，是否回头和大伙走一条路——还说不准。

哪家的哥萨克主人回来，或者像盼望许久的客人一样的哥萨

克回来，哪家就洋溢着欢乐。这种欢乐也无情地加重了那些永远失去了亲人们的人们藏在心底许久的悲伤。许多哥萨克都成了他乡的鬼魂——他们陈尸于加里齐亚、布科维纳、东普鲁士、喀尔巴阡山山麓和罗马尼亚的田野上，并在炮火中烂掉；如今这些阵亡将士的高冢已杂草丛生，被雨水冲刷，被冰雪覆盖。无论披头散发的哥萨克妇女举目远眺多少次——永远也盼不回她们心上的人！东风无力，无法把这许多生辰和忌日的哀号带到加里齐亚和东普鲁士，带到阵亡将士的墓边！……

每天都有很多人骑马穿过鞑靼村人数从十个到几十个，成群结队地往顿河左岸走去。

“杜布罗夫卡。”有人互相招呼着。

“列舍托夫斯克。”

“我们是杜达列夫斯克人。”

“我们是戈罗霍夫斯克人。”

“我们是阿利莫夫斯克人。”人们各自无精打采地回答着。

“这回可打够仗啦，是吗？”老头子们充满挖苦地追问。

有些从前线归来的人带着憨厚的笑容难为情地回答说：

“够啦，老爷子！打够啦。”

“吃了些苦头，这次回家来啦。”

而有些火气大的和凶狠的哥萨克就会破口大骂，奋力还击：

“滚吧，老东西，把你的尾巴夹起来！”

“问那么多干什么？想干什么？”“你们这种人，就他妈的光会说俏皮话！”

冬天快结束的时候，在新切尔卡斯克附近，内战已经爆发了，但是顿河上游的村庄和乡镇，却依旧像坟墓一样寂静。只不过一些家庭里在进行隐蔽的偶尔表面化的家庭争论：老头子和从前线归来的儿子们无论如何也说不到一起。

对于在顿河军区首府周围的战斗，人们只是有所传闻；人们在胡乱猜想着政治形势的发展，等待事变的发生，认真倾听着四面八

方传来的消息。

在一月以前，鞑靼村的生活也过得非常平静。从前方归来的哥萨克躺在妻子的身边享起福来。他们吃得胖胖的，完全没感觉到，更惨痛的痛苦和灾难正在家门口守候着他们呢。

第二章

麦列霍夫·葛利高里因战功在一九一七年一月被提升为少尉，任第二后备团某排的排长。

九月里，他回家住了一个半月，随后又被派回团里。十月革命后，他当上了连长。在这以前不久，他的情绪有了非常大的转变，周围的一系列事变——尤其是认识了一个同团的军官叶菲姆·伊兹瓦林中尉之后——进一步促成了这一转变。

葛利高里在结束休假回团后的第一天，就认识了伊兹瓦林。后来由于在工作或休息的时候经常碰面，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葛利高里。

叶菲姆·伊兹瓦林出身于贡多罗夫斯克镇一个富裕的哥萨克家庭，在新切尔卡斯克士官学校毕业以后，被派到前线顿河第十哥萨克团。在那儿干了一年的时间，就如同他自己常说的“胸前挂了几枚军官十字章，全身受了十四处手榴弹伤”，为了服完自己不长的兵役，他又来到第二后备团。

伊兹瓦林聪明伶俐，才能过人，受的教育也高于哥萨克军官的普遍水平。他是个狂热的哥萨克自治分子。二月革命使他和那些独立自主派的哥萨克们宣传顿河军区彻底自治的主张：在顿河流域恢复哥萨克被专制王朝奴役之前实行的统治制度。他历史知识丰富，满腔激情，但头脑却非常清醒、冷静；他描绘着顿河流域将来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那时候将由一个有绝对权威的哥萨克最高会议来治理，那时候在顿河地区内将不存在任何

一个俄罗斯人，而哥萨克将在自己的边境上设立岗哨，跟乌克兰和大俄罗斯地位平等，再也不会低人一等，并且还要和它们平等地进行商贸往来。伊兹瓦林把那些头脑简单的哥萨克和受教育不多的军官们说得摸不着头脑。葛利高里也受了他的影响。开始，他们争论得很激烈，半文盲的葛利高里和自己的论敌比起来相形见绌，所以伊兹瓦林在争论中总是毫不费力地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伊兹瓦林栩栩如生地描述出的未来独立生活美景深深打动了哥萨克们的心。

“没有俄罗斯咱们如何生活呢？咱们只有小麦，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葛利高里问道。

伊兹瓦林耐心地向他解释说：

“我并不是主张顿河军区闭关自守与外界完全隔绝。而是按联邦原则，也就是按联合的原则，与库班人、捷列克人以及高加索的山民一起生活。高加索矿产丰富，在那里我们能够找到一切。”

“但是煤呢？”

“顿涅茨煤矿区就在我们眼前。”

“但那是属于俄罗斯的呀！”

“这块地方到底属于谁，它究竟在谁的领土上——这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不过即便顿涅茨煤矿区归属俄罗斯我们的损失也不大。我们的联邦，从本质上说是农业区而并不是依靠工业生存的。既然如此，为了满足我们那规模不大的工业用煤，我们可以从俄罗斯买。不仅是煤，许多别的东西我们都需要从俄罗斯买，比如咱们将要用上等的小麦和石油去和他们俄罗斯人交换木材、冶金工业产品等。”

“那，咱们脱离俄罗斯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这是很明显的首先能够摆脱政治上的监护，恢复被俄罗斯沙皇废除的旧制度，把迁移到这里来的所有的‘外来户’都遣送出境。在未来十年之内，通过从国外输入机器，大幅度提高我们的经济。这块土地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祖先用鲜血浇灌了它，用自己的骨

头使它变得肥沃，但是我们被俄罗斯征服了。四百年来，我们保卫俄罗斯的利益，却一点儿也没有为自己着想。我们有几个出海口。我们将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能征善战的军队，不用说乌克兰，即使俄罗斯也不敢侵犯我们的独立！”

伊兹瓦林经常和葛利高里谈话，而且一谈就很长时间，葛利高里觉得，不久前他脚下刚刚变得坚硬起来的土地又变得松软了。这时他的心情又和在莫斯科斯涅士廖夫眼科医院里与加兰扎相好时的心情差不多一样，极为痛苦。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不长时间，他和伊兹瓦林进行了如下所述的一次谈话。

内心里充满矛盾的葛利高里谨慎地探询着有关布尔什维克的问题：

“叶菲姆·伊万内奇，在你看来，布尔什维克说的是否正确？”

伊兹瓦林哇哇地叫道：

“他们说的什么？嘿嘿……我的亲爱的，你简直是个刚出生的孩子……布尔什维克有自己的纲领、自己的计划和希望。就他们本身的观点而言，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而从本身的立场来看，我们也是正确的。你知道布尔什维克党的名字吗？不知道？哼，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呀！懂了吗？是工人的政党！如今他们正在讨好农民和哥萨克，但他们的主要成分是工人阶级。他们使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但是他们赏赐给农民的却是一种新的奴役制度，而且这种制度可能会更坏。在社会生活中，绝对不可能人人平等。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工人获利，其余的人可能就要遭殃；王朝复辟——地主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人得到好处，其余的人都要倒霉。我们既不要布尔什维克，也不要君主政体。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权，第一件事是要摆脱所有监护人——无论是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还是列宁。没有他们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搞得满好。上帝保佑，让我们摆脱这些朋友，至于敌人我们自己也能对付得了。”

“可是大部分哥萨克都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呢……知道吗？”

“葛利沙，好朋友，你要懂得这些基本道理：如今哥萨克和农民跟布尔什维克是同路人。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什么原因？”

“因为……”伊兹瓦林笑起来，“因为布尔什维克主张和平，主张马上就实现和平，因为战争目前还正在威胁着哥萨克啊！”

他大声喊叫道：

“所以哥萨克就散发出布尔什维主义的气味，而且和布尔什维克齐步走了。但——是，只要——战争一结束，布尔什维克就要去统治哥萨克了，哥萨克和布尔什维克就要决裂！这不仅是有理论根据的，而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如今哥萨克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终目的之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葛利高里嘟哝道，“我什么都不懂……弄得我更加摸不着头脑……就像在大风雪中迷了路……”

“这是无法回避的！生活会强迫着你去弄明白，而且不仅仅强迫着你去弄明白，还要竭力把你推向某一方面。”

这次谈话发生在十月下旬，但是葛利高里在十一月里偶然遇到了另一个哥萨克。这位哥萨克在顿河地区的革命历史上，曾起过较大作用。葛利高里遇到的就是费奥多尔·波乔尔科夫，于是经过暂时的动摇之后，最初的真理又在他心里占了上风。

这一天傍晚，冻雨刚停，雨后初晴。葛利高里到同乡——第二十八团的准尉德罗兹多夫的住处去。同乡的屋子里除了主人之外，还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哥萨克，戴着近卫军炮兵上士肩章，坐在行军床上。听到门的响声他扭了扭红红的短脖子，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一下葛利高里。

“认识一下吧。葛利沙，这位是居霍皮奥尔河口镇人，可以算是咱们的邻居，波乔尔科夫。”

葛利高里和波乔尔科夫握了握手。葛利高里对主人笑着

说道：

“我把地板全踩脏啦——你不会骂吧？”

“不会骂的，用不着害怕。房东太太会擦的……你想喝茶吗？”

主人遗憾地说道：

“只得喝凉的了。”

“我不喝，不用麻烦啦。”

葛利高里递给波乔尔科夫纸烟盒。波乔尔科夫拿了半天也没有拿出来，急得满脸通红，愤愤地说道：

“怎么也拿不住……，该死的东西！”

最终，他总算把一支纸烟滚到烟盒盖上。葛利高里很喜欢他那种不慌不忙的样子，问道：

“你是哪个村的？”

“我在克鲁托夫斯基村出生，”波乔尔科夫十分有兴致地说起来，“在那里长大。最近这些年住在卡利诺夫河口镇。您知道克鲁托夫斯基村吗——您或许听说过吧？过去这个村子，就是马特维耶夫村，紧挨着就是秋科夫诺夫斯基村，再过去就是我们那两个村子了：上克鲁托夫斯基村和下克鲁托夫斯基村。我就在那里出生的。”

谈话过程中，他时而对葛利高里称“你”，时而又称“您”，谈话的气氛很随便，两个人也越谈越亲热，有一次他甚至用大手碰了碰葛利高里的肩膀。要不是那翘起的大鼻子和那两只小眼睛，他给人的印象很可能不错。乍一看，并不觉得那两只眼睛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仔细一看，葛利高里感觉他的视线好像铅一样沉重。两只小眼睛，从狭窄的眼缝里射出沉重的光芒，就如同从炮口里发射出来的，把相遇的目光压下去，然后沉重、顽强地集中落在一个目标上。

葛利高里充满好奇地观察起他来，随即发现了一个特征。说话的时候，波乔尔科夫的眼睛差不多眨也不眨——他那种忧郁的目光死死地盯在对方的身上，一边说，一边又把眼睛从这个目标转

移到另一个目标上，与此同时他那被太阳晒焦的短睫毛总是下垂着，一动不动。只是偶尔垂下大厚眼皮，但是马上又抬上去，再次把眼睛瞄准目标，扫视着四周的一切。

“这太好啦，老乡！”葛利高里对主人和波乔尔科夫说，“战争一结束——我们就要以新的方式生活啦。‘拉达’^① 统治乌克兰，咱们顿河地区将由哥萨克军会议来治理。”

“就是说，卡列金将军。”波乔尔科夫小声纠正他的话。

“怎么也是一样。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的确没有什么不同。”波乔尔科夫赞同地说。

“咱们如今就可以向俄罗斯母亲鞠躬告别啦，”葛利高里不停地转述着伊兹瓦林的话，想听听德罗兹多夫和这位近卫军炮兵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咱们要建立自己的政权，建立自己的制度，咱们要把霍霍尔从哥萨克的土地上统统赶走，咱们要加强边境的戒备——看他们谁敢来侵犯！咱们要像过去咱们的先辈那样生活。我想，革命对咱们是有利的。你以为如何，德罗兹多夫？”

主人殷勤地微笑起来。

“当然，这样要好得多了！这些庄稼佬把咱们的力气夺去啦，他们搅得咱们几乎无法过日子。而且，鬼知道是为什么——那些钦派的首领总是些德国佬——什么丰·陶贝，或者什么丰·格拉贝，以及类似的家伙！我们的土地都被分赠给这些德国军官……如今咱们可以松口气啦！”

“但是俄罗斯会赞同这些办法吗？”波乔尔科夫冷冰冰地问道。

“或许会赞同的，”葛利高里十分有把握地说。

“都是一路的货色……照例是菜汤一盆，大概比以前还要稀。”

^① “拉达”——乌克兰(中央)拉达，成立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15日)，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的执行机关。一九一八年一月底，“拉达”被起义的工人和农民赶走；后来又在外国占领者的武装力量支持下回到乌克兰，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又被地主、富农和外国占领者撤销，因为那时候他们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政权。

“怎么可能这样呢？”

“肯定是这样，”波乔尔科夫用沉重的目光盯着葛利高里说道，“依然是首领们来压迫劳动人民。你还是要所有的老爷面前立正敬礼，他们依然打你的耳光。还让你过这样的……幸福日子……把石头拴在你的脖子上——推下深渊！”

葛利高里不安地站了起来。在狭小的内室里走来走去，最后他站在波乔尔科夫面前，问道：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干到底。”

“怎么干到底？”

“就是既然已经干起来啦——那就把最后一垅地耕完。既然已经打倒了沙皇和反革命，就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政权转移到人民手中来。你说的那一套——全是神话，只能哄小孩子玩儿。古时候沙皇压迫咱们，如今不是沙皇了，却又有另外一些人打算要压迫咱们，咱们的日子会更难过！……”

“波乔尔科夫，那在你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建立人民的政权……通过选举，产生新的政权。假如咱们落到将军们的手里——那就还要打仗。假如我们周围，整个世界都能建立起这样的政权就好啦。人们再也不用忍受压迫，再也不会被骗到战场上互相厮杀！否则，那不还是一个样子吗？！破裤子即使翻过来——窟窿还是一样多。”波乔尔科夫用手巴掌大声地往膝盖上一拍，恶狠狠地笑了。“咱们要远离古代生活，否则，他们就会把这副套给咱们套上，那比沙皇的套还要糟。”

“那么谁来治理咱们呢？”

“咱们自己嘛！”波乔尔科夫马上活跃起来。“咱们要夺取自己的政权——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只要咱们把马肚带稍微一松，就可以把卡列金之流从背上摔下来！”

葛利高里一点儿也没有听见德罗兹多夫和波乔尔科夫在争论什么。他绞尽脑汁，力图把混乱的思想理清，想出个什么主意。

他足足站了有十来分钟，静静地在玻璃上画着各种各样的花纹。街对面一排低矮的房屋屋顶上挂着一轮毫无生气的初冬的夕阳。仿佛是立放在生锈的屋脊上，射出潮湿的紫色光芒。看上去，它像马上就要滚下来。枯树叶从公园里飘来，从乌克兰和卢甘斯克吹来的日益寒冷的风在市镇上空怒吼。

第 三 章

新切尔卡斯克集聚了形形色色的逃避社会主义革命的亡命徒。很多曾经主宰已土崩瓦解的俄罗斯军队命运的高级将领，都跑到顿河下游来了。他们指望得到顿河人的支持，企图在这块根据地上开展对苏维埃俄罗斯的进攻。

十一月二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骑兵上尉沙普龙的陪同下来到新切尔卡斯克。与卡列金商谈结束后，他便开始组织志愿军。从北方逃来的军官、士官生、突击队员、学生、步兵中的堕落分子、哥萨克中非常积极的反革命分子和一些纯粹追求惊奇冒险和高官厚禄的人——即使挣“克伦卡”也好——这些人构成了未来志愿军的骨干。

十一月下旬，邓尼金、卢科姆斯基、马尔科夫、埃尔杰利等各位将军也都蜂拥而至。在此之前，阿列克谢耶夫的队伍已经达到一千多人了。

十二月六日，科尔尼洛夫也在新切尔卡斯克出现。

在此之前，原在罗马尼亚和奥德战线上的全部哥萨克团队都已被卡列金撤回到顿河方面，他们分别驻扎在切尔卡斯克——切尔特——罗斯托夫——季霍列茨克铁路沿线。但是打了三年仗的哥萨克们，已经疲惫至极。他们从前线上归来，并不很高兴跟布尔什维克打仗。很多团里仅存的人马差不多仅是标准人数的三分之一。实力保存得非常好的第二十七团、第四十四团和第二后备团

驻扎在卡缅斯克镇。禁卫军阿塔曼斯基团和禁卫军哥萨克团也被从彼得格勒及时调到这里来了。第五十八、第五十二、第四十三、第二十八、第十二、第二十九、第三十五、第十、第三十九、第二十三、第八和第十四各团,以及第六、第三十二、第二十八、第十二和第十三炮兵连则在切尔特科沃、米列罗沃、利哈亚、格卢博克和兹维列沃各镇甚至在矿区分别驻扎。几个由霍皮奥尔河口镇和梅德维秀河口镇地区的哥萨克编成的团到了菲洛诺沃、乌留平斯克和谢布里亚科沃等几个车站。他们在那里呆了几天,就陆续分散回家了。

故乡吸引着哥萨克,任何力量都无法把哥萨克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扼制住。顿河各团仅仅第一、第四和第十四团到过彼得格勒,但是他们在那里呆的时间也很短暂。

卡列金打算把那几个非常靠不住的部队改编一下,或者用比较坚强的部队把他们包围,使之与外界失去联系。

当卡列金在十一月底首次企图把那些前沿部队向革命的罗斯托夫方向推进时,这些队伍刚刚到达阿克萨伊斯克站,哥萨克们就拒绝进攻并且后退回来。收编“杂牌”部队的工作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阿列克谢耶夫此时已经组成了好几个营。这样卡列金就能够借用他的兵力,利用坚定的志愿军部队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作战了。

志愿军部队在十二月二日攻下了罗斯托夫,志愿军组织中心也随科尔尼洛夫迁到罗斯托夫。新切尔卡斯克就仅仅剩下卡列金和他率领的部队了。他本区的边境上配置了哥萨克部队,并向察里津和萨拉托夫省边境推进,但是为了执行迫在眉睫、必须马上采取行动的任务,却不得不使用军官组成的游击队;日渐衰落的军政权只得依靠他们维持了。

军政府为了镇压顿涅茨地区的矿工起义,又不得不把一些刚刚征募到的部队派到那里。切尔诺夫大尉正活动在马克耶夫斯基地区,哥萨克第五十八团的正规部队也在那里驻扎。谢米列托夫

和格列科夫的队伍,还有样式不一的志愿队都在新切尔卡斯克加紧拼凑;在霍皮奥尔斯科地区,组成了一支包括军官和游击队的所谓的“斯坚卡·拉辛部队”。可是赤卫军的几路纵队已经从三面向本区边境压来。正在哈尔科夫和沃罗涅什集结进攻部队。最初的几个战役的炮声已经被从乌克兰吹来的风传过来了。

第 四 章

淡黄色的云片,在新切尔卡斯克上空慢慢地无声无息地飘移着。一排徒步的哥萨克正顺着克列先斯基斜坡走上来。哥萨克们的脚步声并没有把清晨的寂静搅乱。

伊利亚·本丘克这天早晨乘坐从莫斯科开来的火车到了新切尔卡斯克。他最后一个下车。

本丘克腋下夹着一个破旧不堪的手提箱往城里走。过了半个小时,本丘克在一所倒塌的小房子旁边站住。这所小房子,很长时间不曾修缮过,看来十分寒酸。屋顶塌陷了,墙歪斜了,百叶窗摇摇欲坠,窗户也东倒西歪。本丘克推开板棚门,激动地扫视了一眼房子和院子,立即向台阶走去。

一只装满了杂物的大箱子占去了过道的一半。黑暗中,本丘克拉开了屋门。低矮的小堂屋里没有一个人。他走进第二间屋也没发现一个人,就在门口站住了。他看到屋里所有的陈设:挂在角落里的圣像框子,床,桌,桌子上方墙上挂着小镜子,几张相片,几把破旧的椅子,缝纫机和卧榻上放着的毫无光泽的火壶。本丘克——差不多要憋闷死了。他扔下手提箱,打量了一下厨房:炉炕仍旧闪着暗光,一只老花猫正向外窥视,它的眼睛里闪着好奇的神色——显而易见,很少有客人到这里来。桌子上放着些没有洗的杯盘,桌旁的凳子上扔着一团毛线,四根织针穿在一只还没有织完的袜筒上。

本丘克如同是昨天才离开这里似的。这里的一切在八年中居然丝毫未变。他跑到台阶上来。从院子尽头的小板棚的门里走出一位老太太。“妈妈！……怎么会变成这样？……是她吗？……”本丘克激动地朝她跑去。

“你找谁？您找谁？”老太太弯腰驼背，呆呆地站在那里，满是惊愕地问道。

“妈妈！……”本丘克小声叫道，“怎么啦，你不认识我啦？……”

他踉踉跄跄地朝她走去，看见母亲被他的叫声吓得晃了两晃，本丘克马上抱住就要倒下的母亲，吻着她那遍布皱纹的小脸和因为惊吓与狂喜而发暗的眼睛。

“伊柳沙！……伊柳申卡^①！……我亲爱的儿子！我确实没有想到是你啊……主啊，你是从哪儿回来的呀？……”老太太低声嘟哝着。

他们走进屋，坐到桌边。

“我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已经多少年没有见到你啦！亲爱的孩子！你都长得这么高啦，而且都有些显老啦！我怎么能认出你呀！”

“好啦，你的日子过得还好吗，妈妈？”本丘克笑着问道。

她一面语无伦次地讲着，一面不停地忙活着：收拾桌子，往火炉里添着炭，擦抹着脸上的泪水和炭灰，并且不住地跑到儿子跟前，摸摸他的手，紧靠在他的肩膀上。她把水烧热，亲自给他洗了洗头，找出来一套旧得发黄的干净内衣让他换上，喂饱了亲爱的客人——一直坐到午夜，眼睛盯着儿子，问来问去，伤心地点着头。

本丘克躺下睡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他马上就进入了梦乡，忘却了现实：他觉得自己是职业学校的淘气的学生，在外面疯跑够了，就躺下来酣睡，但是母亲却严厉地问道：“伊柳沙，准备

^① 伊柳沙和伊柳申卡都是伊利亚的爱称。

好明天的功课了吗？”——就这样，他脸上流露着紧张而又愉快的笑容睡熟了。

刚过了一天，本丘克就又要走了。这天早晨，一位身穿军大衣、头戴保护色制帽的同志到他们家来了，对他低声地说了些什么。本丘克马上就忙活起来，收拾好手提箱，并把一套母亲给他洗好的内衣放在上面——皱着眉头，穿上那件大衣。他急急忙忙地和母亲道别，向她保证一个月以后再回来。

“你又要到哪儿去呀，伊柳沙？”

“去罗斯托夫，妈妈，去罗斯托夫。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你……你，妈妈，不要难过！”他安慰老母亲说。

她赶紧把一个小十字架摘下来——一面亲着儿子，不停地给他画着十字，一面把十字架挂在他脖子上。她的手指直哆嗦，冰凉冰凉的。

“戴着它，伊柳沙。这是圣尼古拉·米尔利基斯基十字架。慈悲的圣徒啊，保护他逢凶化吉吧……我就这么一个亲人……”她嘟哝说。

她拚命拥抱儿子，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并满是痛苦地向下咧着。热泪如春雨一样，洒在本丘克手上。本丘克拿开母亲的手，皱着眉头，跑到台阶上。

罗斯托夫车站异常拥挤，地上满是烟卷头和葵花子皮。卫戍部队的士兵在兜售公家发的军装、烟草和偷来的物品。人群在缓缓地移动着，吵嚷着。

“阿斯莫洛夫香烟，阿斯莫洛夫香烟，零卖！”一个卖香烟的孩子在大声叫喊。

“贱卖，市民先生……”一个东方人，鬼头鬼脑地在本丘克的耳边低声说。

“干炒葵花子儿！卖葵花子儿！”大姑娘、小媳妇儿们操着不同的口音叫卖着。

本丘克慢慢走着，在人群里挤来撞去。

“金的?! 滚蛋吧! 你的金子是火壶上的金子^①……你以为我不认识?”一个火花队^②的士兵嘲笑说。

那个卖东西的人,不服气地对他大声嚷道:

“你懂什么?! ……这绝对是金的! ……而且还是赤金的。实话告诉你,这是从一个审判员手里弄来的……哼,滚你妈的吧,简直是废物一个! 给你看看成色戳子……想不想看?”

“船队不起航啦……你还胡说八道什么呀!”旁边有人说。

“为什么又不起航啦?”

“报上说的……”

“喂,大耗子,快拿到这边来!”

“我们投票拥护‘第五号’^③。必须这样做,不然对我们不利……”

“玉米面粥! 美味的玉米面粥! 赶紧吃吧!”

“兵车司令保证说:我们明天就出发。”

本丘克找到党委会所在的楼房,顺着楼梯往二楼走。一个工人赤卫队队员拦住了他。

“请问您找谁,同志?”

“我找阿布拉姆松同志。他在不在这里?”

“往左走,第三个房间就是。”

一个大鼻子、黑头发、身材矮小的人正在对一个年纪很大的铁路工人大发雷霆。

“这样可不行! 这一点也不是组织! 您这样去进行宣传鼓动只能收到相反的效果!”

那个铁路工人想说什么,进行辩解,但是那个黑头发的人不给他开口的机会;这个人看上去情绪激动,不想听对方的解释,冲着

① 意思是:“你的金子是假的。”

② 火花队即无线电通讯部队。

③ “第五号”是布尔什维克向“立宪会议”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的编号。